丙寅六月課

Jap. Sin II 85

(1)

ARCHIVUM RG. S. JESU
Jap. Sin. I

文昌化書辨

君子之立說也。辨其所當辨。亦辨其所不敢辨者而已。何則。天之有日月星辰也。此天之垂象者然也。假令星象著於上。而復以其神降生於下。是星辰可以降生。則日月亦無不可降生矣。何誣星辰者多。而誣日月者卒不槪見也。此其說之當辨者也。乃有當辨而仍不敢遽辨者。則以人之富貴功名。與夫壽殀嗣續之柄。咸由是星主之。即咸由是神操之。故世亦有明知其誣。而仍不敢置喙者。恐我今日言之。而後或不蒙神祐。且為所阻也。試即以文昌化書論之。夫文昌者何星也。星有六。一曰上將。一曰次將。一曰良相。一曰司命。一曰司中。一曰司祿是也。位近斗魁。象似戴筐。其著於天者固歷歷可數哉。昔時劍州梓潼有張亞子者。仕

晋戰沒。人為立廟。屢顯神功。宋咸平中飭專祠。晋王號遂有帝
君之稱。世遠事湮。好事者迹其生平所閱歷。往往附會其詞。轉相
煽惑。扶鸞降乩。或為七十三化。或為九十七化。奪造物之權。顯神靈
之異。而世遂以文昌化書特聞。嗚呼此烏可以無辨。按張氏家乘其先
出。自黄帝子揮始造弓矢後遂以張為姓周宣王時有張仲者孝友
人也其在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此豈其苗裔歟或曰姓本張宿故自
周迄宋神每毓靈於張云然攷化書所載仍有不盡降於張而別寄
他族以顯其奇者嗚呼此即釋氏托生之說也今夫人之生也本於天
其殞也非上升即下墮耳豈有一人之身天既生之而復許其再生且
累生乎此又無之理也梓潼張君不過神其說以愚天下耳否則

張君或本無是事而成於後人之附會者多耳盖世之惑於其說者
其概有三有崇其武功而祀之者唐元僖西狩入蜀神屢擁護宋
時又助繼王均於是介冑争禱爲此附會於上將次將之說也有因
其綰文柄而祀之者神自云累世業儒刻意竹素帝命掌天曹
桂籍凡鄉舉里選祿秩爵封皆果吏隷於神於是文士争禱爲
此附會於良相司祿之說也有謂其佐斗注生而祀之者眉山蘇
氏謂北郭張生即張仙也系出黄帝故嘗張弓挾彈蘇氏以玉環
易之婦遂誕軾轍於是世之弗無子求者争禱爲此附會於司
命司中之說也夫六經子史其可傳可法者班班可具在乃必舍其
所可傳所可法而顧樂取其荒誕不經者崇之信之亦見惑矣

ARCHIVUM S.J. IHS SOC. JESU

論文昌化書

嘗謂書也者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彼釋道兩家竊聖賢之微言集老莊之奥義詡〻然與儒教争衡者有昌黎闢之於前有宋儒闢之於後至今人以學道自任者猶欲指其非而拒之是能惑天下之愚人不能惑天下之智人也即能惑天下之智人必不能惑天下明理之士人也故其書雖多而明理者必能詳辨焉獨有文昌化書一編不知其創自何人而尊信之者無論天下之智者愚者愚惑矣不知文昌為何物矣而天下自負為明理之士人其惑愈甚為其專以富貴之説中人也今夫之士人鷄鳴燈火占嗶咿唔所欵掇者高科所歆望者顯仕而乃以其權一切歸之文昌則將叩頭蟆拜禱祀之不遑何暇辨其書之誣非惟不暇抑且不敢辨其誣不敢辨其誣而反神其事以表章之也故剞劂而播之世意謂人之尊信文昌者當自化書始而吾謂人之尊信文昌者正當自化書止矣何也化書誌文昌星於周時歷秦漢晋唐以迄前後五代而皆以仕顯封之梓桐即其人也故總計有一十七世大夫之説然嘗考天官書而知文昌者北斗下星名也因其文名而以主文教此亦後人附會之談耳豈真有是人哉設有是人而於周姓某〻於秦漢又姓某〻於晋唐五代又姓某〻名氏各異安在其為文昌一人耶使果文昌一人世〻輪而為大夫何以史漢不詳其事跡晋唐書不載其由来則孰見之而孰傳之耶况其閟化而為蛇化而為龍又化而為人玩其書者往〻怪誕不經則亦何

能令人之尊信耶而無如世之紐於富貴者又為之辭曰文昌或不可信而其書亦具有積德累仁之言以為獲報之本或亦足以勸善是真所謂坐井觀天所見者小也近者呂氏講學語録内有極道感應功過之非者以為自天字不明異端紛起其最下者至袁黄了凡造為感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謂以此求科名年壽子女貨殖之屬無不靈應領而者云是勸人為善夫所為善者何公也義也惡者何私也利也以自私自利之心而偽行善事如袁黄所勸是謂勸人為惡非為善也而吾因思化書者止以富貴中人耳即云有善要不過感應功過格等耳烏以足以為勸哉夫富與貴人之所欲不以道得之君子不處欲貴者人之同心而修天爵以要人爵孟子謂惑之甚今試問世之尊事文昌者亦知富貴在天之說乎者謀利計功之念勝於正誼明道之心而士風日壞人品益卑者何必非此書為之作俑也

文昌化書

世傳文昌主科名司禍福而奉之為神尊之以帝刊之以書我不知其何所本也明儀部倪文公毅疏除淫祠内有請毀文昌宫不得旁祀孔廟畧云文昌六星在北極紫薇垣中象武功而不象文德故曰文昌拜大將是星也非神也又云晉張亞子戰殁祀于梓橦廟以梓潼神即文昌尤為附會則所謂文昌者本無其人更安得而有書今之化書殆猶不韋月令商英素書皆好事者托名撰說

而化書之誕妄嗤鄙特為尤甚若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在周為張仲在唐為張九齡在宋為張浚等說彼蓋不知輪迴轉生之說最為悖理徒意忠臣孝子足啟後人敬仰故以一身而兼數十忠臣孝子欲人敬之倍常耳乃又有化身為巨蛇而陷河托生為武元衡而被死無異優人腳色倏而生末倏而淨丑倏而裝獸扮鬼更換不一其賤甚矣尚得謂之可敬耶且文昌既儼然其帝號矣又勉人以顯親揚名為孝矣人子顯親未有不贈及祖先父母者設為文昌自謀例以九廟之奉必當集數十餘世千百祖先一一而崇事之而謂他人父他人母不勝其煩亦人情之難堪不然又何能以孝誡世也又嘗見其功過報應中一則有秀才其者家甚貧勉力助刊化書之第十七頁夢文昌告之曰子科名適符頁數是年秋榜某名果十七噫此子何幸而不刊百頁以後何不幸而不刊首頁也是尚為能克其類也乎就此一二端已足令人鼓掌絕倒其他荒唐槩可見矣然我不怪文昌而怪撰說者之誣民也怪撰說者之誣尤怪神而奉之者之不智也神而奉之者何如人則今讀書求聞達之君子也

文昌化書之妄

讀書非必欲取之功名也。行孝弟。敦礼儀。明是非。辨邪正。此為學之要務也。近世則不然。凡熱中于功名者。槩事文昌神。以其能司文柄。祐人進取也。嘗閱文昌化書荒唐不經足供噴

飾以前代名公鉅卿。裝演成書。自周以迄於宋。共計九十七化。在周則為張仲乃吉甫之友詩云張仲孝友是也在漢則為高祖之子。名如意。為戚夫人所生。母子不得其死。後又為樵子張老。臂血所化金蛇。食人畜。發洪水淹沒民居五百戶。計傷二千餘人。即今之陷河是也。云為前身之受呂后之嗦。其地有呂后之族在焉。為此以洩其忿。天帝震怒罰為毒龍困苦之。後遇釋迦點化還復為人。即此一端可辨其誣。既為神靈而化生帝王之家。宜脩德行仁澤施天下。災患至而不能救母保身。托生何為。復為異類。害及無辜。豈神靈之所為也。在蜀為張亞子。出戰沒于陣。今所称北郭子張仲是也。其父在晉為謝玄。其子在宋為張齊賢。己則在唐為張九齡。在宋為張浚。變化之繁不可殫述。詭譎神奇。駭人視聽。此等俚談。愚人亦未必可信。不謂讀聖賢書名列冠裳尊崇。惟恐居後。是可笑也。抑嘗考文昌之故跡。乃宋朝進士。姓陳名子春。四川人。貌美而有文才。曾任梓潼縣令。習老君之術。継復崇尚釋氏。戒殺放生。一日偶獲三鯉。而縱于湖。數日有三女子。悅其貌。而私奔焉。以為放鯉之報。亦常施小惠于民。其時徽宗酷信道教。子春既故。徽宗以其有恩于民。崇尚又適投其所好。故封為梓潼帝君。即其所治之縣名之也。好事者取天官書所載。斗魁戴筐六星為文昌宮。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貴相。四日司命。五曰司中。六日司祿。以為主文武爵祿之柄。附會文昌化書併取

感應篇之雜說。刋布流傳以神其事。家粘戶誦。為士子所宗。嗚呼讀書貴明其理。今之事文昌者。不必能一一皆入仕版乎。宋以前不事文昌者。紳衿不乏少。又從何求。而得乎。今之人不修天爵。而務求人爵。況求之又不得其道。是可哀矣。抑知人之功名。在父師之督訓。資質之高下。用功之淺深。且高才懋學。窮年矻矻老死牖下者比比。其得與不得者。在造物主許與不許耳。固有天命不可妄求也。且星者天之成象。非靈非覺。安能主人禍福。吾聞之昭事上帝。未聞昭事文昌。吾聞存心養性以事天。未聞存心養性以事星也。頗讀書者勤修天爵。則人爵不求而自至矣。下愚之為非名教中人所宜行也。

論文昌化書

天下誕妄之說。可以欺愚人。不可以欺知者。可以欺耕夫爨婦。而不可以欺學士文人。何者以明理與不明理之別也。至有說為誕妄之尤。而耕夫爨婦之所不盡。然反為學士文人所樂道者。如文昌是已今之學士所以尊文昌者。以其為文章司命。莫不崇奉之。礼拜之。所讀者孔孟之書。所宗者程朱之學。而乞靈者推文昌。習相成風。不辨真偽。請以六端質之。一世人窮通得失。皆由天命。孔子云富貴在天是也。何獨功名自文昌主之。且考天文家言文昌六星。在紫微垣內為將帥之象。即渾天賦云。亦文昌拜大將。亦言其形似如武夫之扞外而已。非以其真有靈也。今且不必言文昌為不

靈之物。不足以宰制群動。亦非在世之人。不可以渾而為一。而認為
主文。漫尊之為帝君。何僭竊之甚耶。一化書有云。我七十一世為士
大夫。其他奇異報應。皆眩目惑心之語。此非附會輪迴之說乎。
自堯舜歷代相傳以來。以及十三經諸史從未有是說也。自佛入
中國謬立六道。云有輪迴托生。鑑斷指為萬世禍害。諸大儒已斥其
非矣。今冒認前代名人。槩指文昌化身。夫既欲化身。自當天地終
始。今何不化竟自七十一世而止耶。如化有盡期。何不七十世遂止。而
必至七十一世耶。惟誕不經。乃不察其所以然之理。而敬信之何與。一
勸人惜字紙。浪說王曾父拾字然報應宣尼。榜其背曰。爾敬
我若是。當令曾參托生汝家。抑思字肇於蒼頡蝌蚪虫魚。不一
其体。至秦変古籀為小篆。由漢而唐草隸眞書各有所尚。皆非
出自宣尼也。烏得謂敬孔子乎。且聖賢墳典。存心養性畏天愛
人之書。一句一字允宜敬惜。至淫詞小說誘人不義。壞人心術。棄
之惟恐不速。可敬惜乎。化書一槩勸人敬惜。有云拾字几幾。增壽
一紀。復作惜字文粘之街衢。而人遂以死生富貴皆歸紙主之。誣
衊聖賢。孰有甚於此者乎。一化書與感應篇。大約以放生戒殺為
勸人修善之門。此說出自釋老固無足佐。儒者以宗之。大可詫矣。
如以化書為是。則孔子之割正。棄餕敗。文王之五雞二彘。俱為文昌
之罪人。學者宜止讀化書。當置四子五經於不問矣。若獨猶以孔
孟為宗。則此說胡為而至於我哉。一文昌禁人北面向溺唾穢溺。謂

文昌斗府俱在北也。抑知地如卵形從無定。向天行不息。亦無定体。何者。為文昌之所。且此地視之。則為北。匕地視之。則此復為南矣。淺卻爾室屋漏之靜持。而務形軀方位之避忌。不揣甚矣。一文昌禁人殺龜打蛇。謂龜蛇乃北方玄武之象也。夫星辰麗天。萬古不滅。郎使形或偶肖。而人殺龜蛇未嘗殺玄武也。如果有禁。則軒岐之入藥。叔儆之斬蛇。皆當禍不旋踵。豈能傳之萬世乎此六條其大略也。不足以竟其俚鄙之說。在高明者。自會之耳。至若前朝兒文毅公岳正祀典疏内有文昌一條云。梓潼帝君。謹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也。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北斗魁前。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改元加號。為輔文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歲以二月初三日為誕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潼孝德忠仁。立功於蜀。廟食其地足矣。祀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為一。誠出附會。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有文昌宮者。急令拆毀云云。可知儒者留心正學。九左道旁門。無不痛闢而芟除之。若趙承恐後。又若禍福惟彼操持。爵祿惟彼予奪。讀孔孟之書。而甘為俚鄙之術。恐不免為耕夫嫠婦之所訕笑矣。

IHS

論文昌化書

原夫各天諸星。如木櫛在枝。一定而不可移。隨天体運行。有度有次。無神無靈。並無謫降。凡世之說。如文昌星之為梓潼神者。至於文昌化書。尤為誕妄不經。不待智者而知其無是事也。據司馬遷天官書云。文昌戴匡六星。在北斗魁前。為天之六府。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中。在天成象其說如此。乃道家謂梓潼神。即文昌星上帝命掌其職。而又謂其生世曾七十二世化十七世為士大夫。其至為蛇為龍。変化不測。此係傳會萬無是理。按梓潼神。姓張名亜子。其先越巂人。為報毋仇。後徙劍州七曲。仕晉戰沒。人為立廟。歷唐宋元明。加以封號曰文昌司祿帝君。職掌人間祿籍。天下學校因而祠之。夫文昌之星。與梓潼本無干涉。今乃合而為一。而又造為化書。以神其說。恠僻舛謬。無非稗官野史。捏造之詞。一字不實。謂梓潼即文昌乎。而梓潼則人也。謂文昌即梓潼乎。而文昌則星也。人與星相去懸絕而化書之作胡為乎来哉。夫化者変化之謂。如月令所戴載，鷹化為鳩。田鼠化為鴽。腐草為螢。雀入大水為蛤。雉入大水為蜃。此或物類之氣化使然。然礼記多出于漢儒雜撰。亦不足信。若人具有靈覺不同物類。何能化生。乃至七十二化哉。此何異鵠籠書生。幻人伎倆。梓潼既忠孝正直。而亦同此變幻。是亦牛鬼蛇神之類也。何足尊哉。由此言之。不獨文昌無化之理。梓潼無化之事。而司祿司命。

自有大主宰。文昌星亦不得而專之也。大抵文昌之祠旣誤于前。而化書之說。復惑于後。襲舛承訛相習不攷。世人不攷其理。黃鼓後人。大率類此。使文昌有知當火其書。以絕天下之信從。并以曉求祿者曰。亦非予職。盍敬而求諸

上帝。則文昌之祠當委諸草莽。而吐棄之矣。

論文昌化書

人人知為善之善美。究意為善者愈少。人人知為惡之非。究竟為惡者不之何也。人視善為外物未肯率吾性以行之耳。而抑知善者人人固有之良。孟子所謂。若夫為不善者。非材之罪也。是知善實不假外求。如能率吾性以為之。不為外物所眩。人人可為聖為賢矣。柰何今之為善者。非藉為善以沽名即因去惡以謀利。所以非義之名。非義之利。皆將不顧理義而為之。是為善之心。不勝其為惡之心也。何況純以利誘之。而忘其善者乎。如文昌之化書世之文是已其言曰。誦念玄穹上帝救苦天尊。普化天尊。金闕化身天尊。再誦太上感應篇。可消除罪愆。福祿無量。孫子榮昌。諸事吉祥。更有誦念年數之分別。以得集福登科。壽永登仙。種種不一之妙。如其所言行之不久。福亦不得。其人毋乃不憚煩乎。況人之壽夭非人可以自主。乃

上主操之者也。必待五十年之久。此驗告成設使其人夭夭。其福究不能得。前此之修為。不亦徒勞瘁乎。是實以利誘之。而

實以利退之也。何其言之誕妄哉。且愚嘗考文昌帝君之名。不現經傳。或曰唐朝進士。或又曰宋朝曾為梓潼縣令。亦無實據。今又曰一十七世為士大夫。以大夫而稱為帝君。是臣下而僭稱君王上之名。即其称謂之間。倨傲冒犯如此。其又何能以訓人乎。何今之崇祀者前踵而繼。惟儒家尤甚。以其為文曲星也。能掌管文章予奪名位。故以訛傳訛而相與崇祀之耳。而抑知禮星之麗天。如木櫛之在板。不過施人之照臨而已。何嘗司人禍福與奪乎。今以利誘之故。即信其人。信其人不得不信其靈。信其靈故并信其書。以自誣并以誣人爾。

論文昌化書

星之在天。如木櫛之在板。不可動移。日之所照。其光爛焉。所謂星月皆借光于日者是也。夫光且不能自生。則星之垂象。天主未嘗畀之以神靈。而無由变化。可知矣。乃謂太白金星嘗化而為人。奎星形狀如鬼。賓興則主棘闈。不亦重誣乎。但為是說者。止雜出於傳記之。一言一事。而未據有。專書尊而倚之者。罕其人也。故不必具論。惟其著為書帙。而愚賤之民。不見其書者。惑於訛偽而信之。明智之士見其書者。又樂其誕謾而信之。如文昌化書者。此不可不辨矣。考之文昌星名也。繫于列宿之天。在紫薇垣外北斗魁前。狀如半月。又如筐。而魁為北斗之首。似戴故曰戴筐。而

斗魁戴筐六星。謂為文昌宮。又一星。各有一名。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為此名者。不過車區之属。占星候氣。故有星曌官之書。而強以命之耳。豈以其果有靈神。而能各司厥職哉。且星占云文昌拜大将。則似乎與命名之意相合而文事非其所統矣。然統摂文武與否。亦不足辨所可恠者。文昌生於周宣王之時。為孝友之張仲。又其後若張九齡。若張仙輩。皆係之以文昌而自言其為士大夫身者十八世。而世世張姓。其眷戀于張氏若此之甚。将始為其子孫。継為其祖禰。既復為其子孫。一人而為祖。為孫無已。一身而為祖之魂。為孫之魂。又不一。何其名實紊亂。而擾後先顛倒乎。况異端輪迴之說。有死而後有生。張氏有一文昌所化之人。則天必失一文昌。所麗之象。乃文昌諸星。亘古至今光不息。明不滅。變異不見。則文星不死。張氏必無化生者矣。文昌未嘗化生。則從來士大夫與文昌何與。而謬託為文昌化者。星之言自天降乎。抑人之言自張出乎。猶憶李君為虞邑令下車。即刷文昌化書數百。以二本奉擾(授)予。予閱之。見文昌為張仲時即賦七言律數首。予不禁莞爾而笑。讀未竟手裂之。付之一炬。至今已二十年事矣。思其說而不得。故不能為之詳辨矣。

論文昌化書

鳥之鳴也我不知其何鳴。犬之吠也我不知其何吠。然皆未足恠也。病狂者之言。我知其為病狂者之言不責之。亦不與之辨也。莊

子逍遥宋玉大言賦。我知其為寓言。稗官小説、我知其為稗官
小説。不足辨亦不必辨也。而文昌之化書。我不知其為何言也鳥之鳴乎。
犬之吠乎。病狂者之言乎。逍遥大言賦稗官小説乎。烏用
辨乎。雖然凡人有言而是。我安得而不是之。人有言而非。我安得而
不非之。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我不敢獨為是非也。心有所是非而著
於言。人有言。我又何能獨無言。然我終不欲言。文昌之化書也為其誕
之甚也。為其無理之極也。為不足置辨本於人簽頻間也。第世人不
以為怪為無理而更信之祈之。慎天下萬世儒者之心。使光天白日
之下。聖聖相傳之學。變為鴉鳴犬吠魘説是為可憐也。又不
思不畧為言也。蓋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豈儒者之
科名乃有所謂文昌者主之乎。上古書契未興科第之名亦未有而敢
教君臣已始於人皇氏之世。逮伏羲氏始畫八卦。造契書制六書。
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則伏羲實為萬世文字之祖。未聞有文
昌也。自有文字之後以迄於今。而以讀書。致富貴。立功名者。不可
勝數。然於貧賤之家。其子弟不能延師教導。或富貴而子弟愚
頑者。皆未能祀文昌。而登於科第也。是則科第係于文章。文
章成于學問。學問猶待于有才智者。乃能進業。而才智則由
天之所賦。不由文昌也。況才智之士終身白衣者不少。是又天命之
有以限之。并非才智所可期必得者也。世人弟見冠蓋之榮。朱紫之
麗。心切愛慕。不究其所以致此者。由文章。由才智。由天命。而謂可幸

而致之。可求而得之也。由是而異端者起。偽云文昌為儒者司命。而儒者之聰明從此蔽塞。良心盡喪矣。使文昌而果為儒者之司命乎。則暴秦之坑殺。何不一雪其冤。黨人之禁錮。何不一拯其阨。洙泗諸賢。濂洛群哲。曾不得大展其才。俾世不得與于斯文也。夫何故予固不責文昌之誤儒者。第可怪儒者之悞信文昌也。以文昌為星乎。星則麗於天者也。非有神也。其化書曰。一十七世為士大夫則人矣。而非星也。以文昌為人乎。則人也而謂之文昌。星者是必有文昌星者在。而人不能為星也。且其化書所載諸怪異之端。謂文昌自言乎。則其言不足信。謂他人代之言乎。又誰見之誰從之。誰為之世〻紀其事也。儒者稍知格理正心。則一覩其書。必然拍手噴飯。何待余言。至欲述其恠誕。著其妖衍。詳其宗裔。是又為之作世譜。著敘傳。余不屑為爲據天文家云。文昌六星。在紫薇垣內。為將相之象。主武不主文。故渾天賦占曰。文昌拜大將。則與儒者又無涉矣。

論文昌化書

或問文昌他[化]書可為儒者之道乎。其在天為星辰。為帝君。姓張名亞子。自周及秦。迨于西晉。屢生于張氏之門。漢即趙王如意。子為歷代名臣。其為人也必忠於君。孝于親。顯于世。德于民。其為神也。秉雷柱。攝神兵。掌桂籍。隸士程。黜陟果報福善禍淫。化書歷叙昭〻其明。予應之曰。文昌者星名也。列于斗柄之前。附于紫微之垣。蓋因談天文者。擬北極之極。為朝廷。以環拱諸星為公卿。以[北]斗為魁

罡。以斗前六星為文昌。世俗臆見。因魁字之形。而擬有踢斗之魁星也。因文昌之名。遂疑為文章之司命也。不知此書撰于老氏之徒。移易吾儒者也。據其傳曰。予本吳會間人。生于周初。不敢以天星自居矣。觀其文曰。吾嘗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此又轉輪迴轉劫之誕語矣。及其所載九十七化。如肇修于洞經。卻祛瘟于法籙。冥而為山王治水府。遣里域驅陰兵護全蜀。居洞庭名運判。稱帝君。皆曰奉玉皇之命也。且累生于張氏之門。而跡無可稽。更轉為趙王如意。亦何補于世所言為臣盡忠。為子盡孝。曰謝玄張九齡張齊賢司馬光。皆其子之後身。是不過竊古人之名行。而冒為其德。至于作善降祥殃。如回風返火。懲奸誅淫。盡曰吾神之力。亦無非冒上帝之賞罰。而僭稱其功。若夫為龍為蛇或隱或現。正妖魔之本業也。奚足云化哉終而受大丹于老子。得解脫于釋迦。道號應靈大帝。釋稱梵顉如来。是書之編。非異端之徒而誰為此誑誕之說哉。嘗聞曆學曰。星之在天。如木櫛之在板。借日而明。以補月之不足。無靈覺無升降。無職守無謫貶。以之驗時定候。理則有之。以之祈福禳災。必不然矣。竊願吾儒窮經是務。天爵是修。勿受偽書之搖奪。幸莫大焉